

雨意淋漓上黄山

■朱秀坤 文/摄

凌晨四点，从慈光阁乘索道上山时，下雨了。虽是淅淅沥沥，游兴却丝毫未减。山极陡峭，人很兴奋，一只黄山特有的八音鸟在枝上清脆鸣唱。虽在雨里，晨风薄凉，空气清新，心情还是好。

抬头，就是迎客松，又是陪客松，还有送客松、蒲团松——黄山真是好客。尽管雾蒙蒙看不大清，那气势与壮观还是让人折服。游客们总要站在大名鼎鼎的迎客松前留影，下了雨也要拍，黄山标志性的景观啊，能不拍？

去百步云梯，须过一风口，崖下就是鬼见愁似的万丈深渊，好在云雾缥缈，见不到底，低了头只顾看脚下。身边的松树奇形怪状，蟠干虬枝，粗针蓬叶，冠平如削，格外洗练。竟见到一株手机石，还有短短一根天线，真像。导游说，若是晴天，就能看到莲花峰，天都峰，鸳鸯戏水，龟兔赛跑孔雀当裁判了，奈何大雾迷漫，只影影绰绰、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丁点大概轮廓罢了。一阵雾袭来，人倒似在瑶池仙境一般，几米开外都看不清眉目。但近处的那些松树委实是漂亮，无不神清骨峭，英姿飒爽。雨将枝枝叶叶浸润得更更是苍翠，生机勃勃。

过一线天，走渡仙桥，前面的游人真像是叠罗汉一般，山势极陡，几成削壁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山风阵阵袭来，头顶还有雨丝在飘，源源不断的积水从石阶上哗啦啦流过，一会儿鞋已全湿。最窄处仅容一人通过，上方还夹有一块大石，根本不敢抬头，几乎是爬着，手脚并用，紧贴住两边的石缝慢慢移过来的。再往下看，一股豪情油然而生，鞋袜湿透也全不在乎了。

鳌鱼峰顶，风极大，雨披被刮得哗啦啦响，不敢久留，匆匆只瞥见“大块文章”四个大字，想若是晴好天气，放眼远望，不知何等的迷人风光。

在天海的海心亭，稍事休憩，补充体力。聊聊天，走走，看看身边的岩与松，每一根松针都尽力张开，哪怕细端端详那一滴晶莹的雨珠，再看看雾里那一株株劲松，以及朦胧中的奇峰怪石，也有意思。

光明顶逗留了一会，雾小了些，一心渴慕的飞来石，1983版《红楼梦》中那块神奇的顽石，终是无缘识见。还有什么猴子探海、莲花峰、排云峰、金鸡叫天门，都让灰蒙蒙的湿雾遮住了面目，难觅踪迹，有些遗憾。

真正让我看到黄山面容的，却是从白鹅岭下山途中，路口的那几棵或挺拔雄壮或苍鹰展翅或气贯长虹或清秀玲珑的古松，很让我喜欢。此时因是下山途中，雾气渐渐淡了，越往下走，山色越见明晰，身边的树，叶片特别青翠，山谷间时时可见洁白的流泉飞瀑匍匐作响，真正是“山中一夜雨，到处挂飞泉”。游客们不时停下脚步，美美地观赏好景。

就在这里，我看到了仙人晒靴，看到了仙人翻桌，那四四方方的靴与桌腿还真有几分形似，但白鹅峰与青蛙峰，我却怎么也看不出。的确，黄山七十二峰是要凭借七分想象，才能体会其中奥妙的。

最让我喜欢的却是喜鹊登梅，一块花岗岩的巨石光光溜溜，寸草不生，顶上却匪夷所思地长了棵松树，盘根错节在岩缝里，身姿虽扭曲，枝干与松针却昂扬向上，笑傲苍穹，若将这一造型带回家，时时观赏，该有多好。无它，只有举起相机，拍成美好的记忆，日后慢慢把玩欣赏。

半山上，有不少黄山挑夫，攀上一阵，一根木棍撑住石阶，休息一会，看他们微驼的身腰，真是辛苦，难怪山上的商品那么贵，全是他们一步一步挑上去的。而我们毫无负担地下山，双腿却已渐渐如灌铅一样沉重。

一个半小时，到达云谷寺，天已放晴。下山途中，竟见到有云海在山峰萦绕，厚的如牛乳，薄的如雪练，又似见不着边际的一片汪洋，青苍一色的便是船与帆了。只是我们已在车内，也没有气力再去攀爬了。

用一天的时间，在雨雾中游黄山，好多著名景观如飞来峰、始信峰、天都峰、梦笔生花、鳌鱼驮金龟等等，都没看到，是有些不甘，但总算了却一桩心愿，饱吸了山间无比清爽的空气，体验了一线天的陡峭与艰难，有了一次难忘的登山之旅。缘于此，我又找到了再次约会黄山的期待和理由。



雨后黄山

走进巴金的“家”

■郁海红

上海市武康路113号，由一座假三层主楼、两座辅楼和花园组成，这是一座建于1923年、风格简朴的花园住宅，曾作为苏联商务代表处。1955年9月，巴金一家迁入，并在此生活了半个多世纪。冬日的午后，我怀着敬仰的心情，走进了巴金的“家”。

走进主楼的一楼，进门处左手边的墙上，挂着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专为巴金故居开馆而画的《巴金先生》。这张“积压众生苦难的面孔，沉思、从容、满是鞭痕”的画中，还有一首名为《你是谁》的诗，将巴金比作战士、医生、嘹亮的歌者、牧人、摆渡者、远游人。巴金的头发根根竖立，四周是怒放的红梅。不知怎的，看到这幅画，会想到巴金先生的那句“一个小老头，名字叫巴金”。

餐厅和客厅都在一楼，餐厅里的家具是按巴老的妻子萧珊当年亲手布置的原貌来陈设的。以前他们经常在这里招待亲朋好友聚餐。厅内的钢琴是萧珊用第一部翻译作品《阿细亚》的稿费买来送给女儿的；一侧的墙上，挂着儿子小棠的周岁生日照。整间餐厅复原了巴老家中的温馨生活图景。客厅也是按照巴金生前原貌布置的，他在这里接待过无数中外宾客，法国作家萨特和波伏娃是第一批来宾。意大利“但丁国际奖”和前苏联“人民友谊勋章”的颁授都是在这间客厅举行的。老舍、曹禺、沈从文都在此留下过足迹，同住在徐汇区的柯灵、张乐平更是这里的常客。客厅见证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学的跌宕起伏，更留存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不同时期的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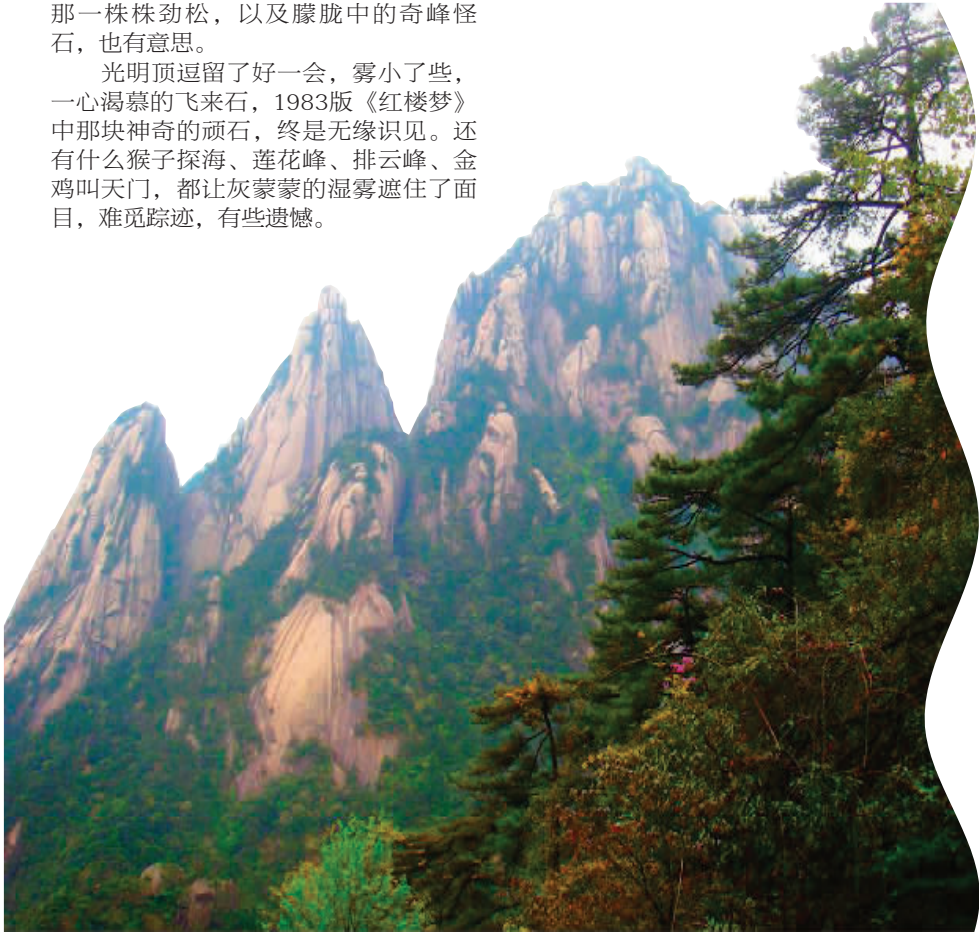
靠阳台门边的小桌子是巴老晚年经常写作的书案。1982年巴老在楼上写作时不慎摔倒，在他住院期间，家人就把这里装上了门窗，因为这里阳光充足，家人就称此为“太阳间”。住院回来以后，因为行动不便，他经常在一楼活动，而一楼当时没有专门供他写作的地方。他就在窗边的缝纫机上，铺了

一块台布在上面开始写作。之后他的家人又为他添置了右窗边和客厅门内小桌，他就在这三个小桌上，以八九十岁的高龄，患有帕金森氏症的病体，写出了被海内外思想界、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“说真话的大书”《随想录》的最后两集——《病中集》和《无题集》。

二楼的过厅，左手边的书柜里放的主要是大部头的外文书和工具书。巴老精通多国语言，能够用德文、朝鲜语、西班牙语、法语来阅读，这些工具书都是他用来帮助翻译和写作的。他不仅是高产作家，更是为文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大翻译家。两位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小声感叹：“这里的书真多啊！”一旁的志愿者说：“你们看到的只是巴金藏书的沧海一粟，三楼全是一排一排的大书架，暂时不对外开放，故居藏书近四万册，还不包括他捐赠出去的数目。”

二楼书房内摆放着一个大写字台，连同外廊的写字台，构成了巴老1982年前的工作区。他在这里看书、思考，创作了大量的散文、小说，包括《随想录》的前三集，和小说《团圆》（后来被拍成电影《英雄儿女》）等。这间书房，曾经给中国摄影史留下了好些经典照片。有一幅题为《劫后的笑声》，就是在这间客厅的沙发上，定格了“文革”结束后巴老与老友谈笑相聚的历史瞬间。历劫重生的中国文学，也是从巴老的这间客厅里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花园内的四季花木都有，多数是巴老和家人亲手种植的。虽然是冬季，但高大的广玉兰树枝上满是碧绿的树叶。令人欣喜的是，腊梅树已开满了花，怪不得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。沿着花园步道慢慢行走，想着巴老曾无数次在这里沉思、漫步，走着走着，耳畔仿佛响起他说的话：“我愿每个人都有房住，每张口都有饱饭，每颗心都得到温暖。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，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头发……”



黄山松石